

小歷  
說史

呼

廷

打

搗



*Max Chi*

寧 遠

益新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 
一月二十日發行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歷史小說  
呼延慶打掃 (全二冊)

定價

著作人

竭秉鈞  
遼寧城內小東門裏南順城街

發行人

竭秉鈞  
遼寧城內小東門裏南順城街

發行所  
益新書店  
遼寧城內小東門裏南順城街

# 呼延慶打搗

仁宗皇帝坐金鑾，朝出龐文狗奸佞，謀害呼家死的苦，文武百官淚漣漣，

幾句閑言叙過，引出一部呼延慶打搗的故事。這書出在大宋年間，仁宗在位，朝出奸臣龐文，害了呼門三百餘口，在法場被風刮去呼守用呼守信，弟兄二人，在雙陽叉路分散，守信在大王莊，收下王金蓮，生下呼延慶，年方十五歲這且不提，單說龐文勾串西涼王造反，涼王打來戰表，要奪大宋江山，老賊保奏他內姪歐子英掛印爲帥仁宗怕文武不服，命歐子英在相國寺立下搗台，招聚天下英雄，爭奪帥印，不知打死多少好漢，龐文心中暗暗今天九十九日，這口帥印，諒來別人爭不去了，內任掛印爲帥，這江山可就是老夫的了，

好個龐文狗奸佞，要奪大宋錦江洪，歐子英若是掛帥印，大宋江山手內拿，按下龐文且不表，把話分開另表名，回文再說呼延慶，二虎莊上拜弟兄，結拜孟強和焦玉，二人如全一母生，延慶進京把墳上，要上汴梁祭祖塋，三人行程非一日，這日來到汴梁城，遠看城門三滴水，城上壕口數不清，一桿大棋一桿炮，一個壕口一個兵，車走吊橋如雷響，馬踢塵土起在空，孟強又把延慶叫，叫聲哥哥且慢行，各州府縣掛圖影，捉拿哥哥人一名，等我進城看一看，回來咱再打調停，延慶說是你快去，我在廟內藏身形，孟強說是知道了，別了兄弟要進城，照着城門往前走，霎時跑了十里零，猛然抬起頭來看，城門就在咫尺中，走進城門來觀望，有張圈像掛城中，圖上書着人一個，正是大哥他形容，兩個抓結頭上紫，身上穿着一色青，畫的本是黑龙臉，容形古怪在年青，後面還有一行字，字字行行寫的清，上寫着

官員拿住呼延慶 官上加官往上升，軍

民拿住呼延慶，拿住將他上秤稱，一兩銀子一兩肉，肉與銀子一般同，孟強看能不急慢。回身過步跑的兇，一直跑到古廟內，對着延慶說個清，從頭至尾說一遍，黑爺聞聽暗叮嚀，低頭一計有有有，又把孟強抖一聲，你上城裏買燒紙，然後打上酒二餅，你再雇上車一輛，車上就把燒紙燈，回來咱好把坟上，快去快來莫稍停，孟強答應不急慢，邁步出了古廟中，一直就城來進，進了這座汴梁城，小街雇了車一輛，叫聲車夫聽分明，咱去前面燒紙，買來就在車上盛，然後又打兩瓶酒，香燭紙馬辦現成，孟強把紙裝車上，車夫趕車不稍停，轉彎抹角來的快，出了東京汴梁城，三步并作兩步走，二步并作一步行，滅斷截說來的快，古廟不遠面前迎，紙車來到山門外，孟強車上把話明，開言就把車夫叫，叫聲車夫聽分明，你在廟外等一等，我到廟內有事情，說罷就把山門進，見了延慶說分明，延慶焦玉說甚好，三人出了古廟中，回首又把車夫叫，這位朋友把病生，叫他車上睡一會，焦玉快扶大長兄，扶着延慶把車上，燒紙就往身上蒙，孟強焦玉前走，車夫揚鞭往前行，汴梁前來三隻虎，上坟化紙祭祖宗，拐彎抹角上前走，西方落了太陽星，黑爺頭裏往外看，有座宅舍好工程，磨磚到頂琉璃瓦，古樓石頭列西東，延慶便把車夫問，這是何人府門庭，車夫說是這座府，提起人人把淚傾，就是呼家安榮府，滿門家眷苦傷情，少爺聽說這句話，咕咚跳在地川平，二位貴弟頭前走，愚兄有事隨後行，孟強焦玉頭裏走，一全紙車上正東，黑爺留神四下看，那旁站着一老公，走上前去開口問，連把太爺叫一聲，眼前可是龐文府，偏遇那人耳朵聾，順口答應說正是，延慶聞聽氣滿胸，拿住老賊先挖眼，爬出心肝祭先靈，男女老少全殺盡，與我先人把冤升，用手推門推不動，黑爺心內煩叮嚀，踢壞大門打進去，驚走龐文了不成，走了賊龐國老，要想報仇怕不能，邁步就往西北走，一片柳綠共桃紅，少爺一見心歡喜，

何不上前看分明，飛身上了楊柳樹，柳葉止好藏好形，尊棟離梁多秀雅，兩邊區房分西東，一層一層往後看，兩日昏花數不清，看能長吁一口氣，一陣心酸淚盈盈，奉旨蓋下安樂府，呼門落了一場空，側耳又聽鼓樂響宋笙管笛子一派鳴，舉目又往正北看，有座高樓點着燈，少爺觀看往下跳，輕輕站在院當中，邁步來在北樓下，當時來了人二名，一個端着大花盆，一個手內挑燈籠，延慶拳頭空中舉，照着了環下絕情，這一拳頭落下去，不好了。

花紅腦子四下崩，那個一見要撒腳，少爺這裏豈肯容，趕上前去忙抓住，叫聲丫環你是聽，問你龐文在何處，誰在高樓對我明，丫環嚇得渾身戰，大爺息怒聽分明，龐文門婿毛脚虎，都尉老爺在此中，此處無有龐國老，大爺饒我活性命，少爺二番下毒手，一拳打落吹了燈，呼延慶說，方才在街上問那挑水的，說是龐文府，丫環又說是他女婿毛脚虎，龐文不在此處，拿他女兒女婿，出出惡氣，也是好的，諒他女婿女兒，也不是好人，拿定主意，可就走上樓來了，好一大胆呼聖生，挑破窗櫺看分明，肥胖矮子當中坐，渾身穿的是羅綾，口中不住叫斟酒，歌女唱曲老爺聽，有個婆娘相陪伴，粉面桃花長得精，一旁坐的兒共女，合家歡樂飲劉伶。

且說黑爺觀罷，心中怒惱，罵聲龐文，你的女婿女兒，在這裏作樂，爲何苦苦害我，惡狠狠上前一脚，踢壞樓門闖了進去。

好個大膽呼聖生，闖進樓去要行凶，照着矮子毛脚虎，樓頭蓋頂下絕情，都尉老爺不怠慢，站起來往上迎。

且說毛脚虎乃是武家都尉，也有一些本領，伸手拔出寶劍，就迎將出來了，

矮子手舉七星劍，要殺行刺呼聖生，延慶生成膽子大，並不懼怕在心中，伸手抓起盛湯盆，照着

矮子臉上扔，湯潑矮子一列嘴，打破腦袋冒紅，矮子論開殺人劍，泰山壓頂來的兇。少爺將身往旁一閃，用一個仙人指路故事，一脚踢在毛脚虎手腕，上啣啣夕劍落塵埃，少爺拿劍在手，這可就了不得了。

好個少爺呼聖生，拿起這只劍青鋒，一劍砍倒毛脚虎，嘎啾一聲歸陰城，嚇得龐氏真魂吊，侍女丫環亂轟轟，少爺寶劍往下落，一劍一個脖子平，兵兵兵一陣響，殺了丫環七八名，抓起龐氏多姣女，舉起寶劍下絕情，照着肚子扎進去，血染樓台一片紅，心肝五臟向外冒，死了龐氏女花容，延慶邁步下樓去，穿牆而過站流平，邁開虎步才要走，忽聽前院喊連聲，刀鎗棍棒一齊響，燈光照得滿院紅，一齊說是拿刺客，走了刺客了不成，大呼齊把樓來上，堵住樓門別放行，衆人上樓只一看，成了一個萬人坑，拿的咱不管，把話分開另表名，書中單說那一個，孟強焦玉說個清，一同紙車往前走，走了二里有餘零，孟強又把焦玉叫，大哥還不轉回程，咱在此處等一等，吩咐車夫把車停，等了多時心急躁，車夫見了燒酒瓶，提起酒瓶喝個醉，再把延慶明一明，跳出來一陣跑，看見紙車在前迎，孟強一見開口問，你去所爲何事情，延慶說我辦點事，上坎回來再告明，說罷趕車往前走，坎塋就在面前迎，延慶雙膝跪在地，虎目滔滔雙淚傾，開口不把別人叫，屈死爺々叫幾聲，那年上坎惹下禍，多虧南衙老包公，多虧包公把我救，算來如今整三冬，那年孫孫十二歲，涉水登山到汴京，孫孫又買錢與紙，祭掃靈台報恩情，你在陰司多保佑，保佑呼門小後生，保佑我在高山住，招軍買馬聚英雄，草足糧多人馬聚，那時殺奔汴梁城，拿住龐文剖肚腹，扒出心肝來祭靈，身上急用白布捲，蘸上油來點天燈，他家大小殺個淨，再去找那歐子英，殺了和尚全不算，死到金殿找西宮，拿住龐妃用刀割，與咱呼門報冤橫，祝告一回忙站起，又

把孟強叫一聲，賢弟可曾帶着火，孟強說是火現成。

孟強掏出火鏢，剛才打着，車夫說，把火給我，我曾燒紙，孟強將火交與車夫，車夫接在手裏，東倒西歪，那酒還是未醒，希沅胡突，走在車前，遂說何用搬夕登登的濟事，一口把火吹着往紙上，一點忽的一聲着將起來，二位少爺罵道，混帳的東西，還未搬下車來，你就點火，說話未了，燒着牲口尾巴，撲拉的一聲就驚得跑起來了，這才是燒得牲口把車驚，希沅咕嚕跑的凶，好似火神下了界，風刮燒紙滿天紅，刮到誰家誰倒運，刮到誰家把誰傾，風刮火圍往上滾，烈火騰騰往上升，風吹火焰高三丈，穿房入戶不留情，前街燒完後宅出，東街燒完西街行，也是此處該倒聚，遇着這場火災星，家家男女齊叫苦，戀財不捨投火坑，正是衆人齊叫苦，忽聽馬鈴響連聲，一班一班向前走，你言我語把話明，咱是軍民來救火，不管別的閒事情，

又來一夥人馬，說太師老爺的女婿都尉，一家人口被人殺，咱是吃馬糧的，快快捉拿刺客，呼延慶聞聽叫賢弟，快跟我來往前行，孟強焦玉說知道，緊緊跟着呼聖生，哥兒兩個往前走，遇見一夥衆官兵，登燈籠上寫大字，巡城察院二品卿，狹路相逢無處躲，官兵大喊不住聲。

官兵一聲吆喝，甚麼人前進，若不說明來歷，立時將你拿住，呼延慶說，咱是京營僕役，我正要拿人，誰敢拿我，那些人聽他說的話硬，叫朋友們，衆位老爺在後邊，既是巡捕營的，你們過去就是了，呼延慶說呆了，

好個大胆呼聖生，帶領結拜二弟兄，官兵就往西邊走，三人就向東邊行，三人走着抬頭看，東方送出太陽星，不說英雄呼延慶，把書分開另有名，書中單說那一個，單說和尚歐子英，清晨起來要上插，帶領徒弟四十名，一齊來在插台下，打個箭走往上行，一時之間同上去，子英台上喊連

聲，有打擂的快來打，有爭功的來爭功，有人踢著吾一脚，老爺賞你金一封，有人摔我一個跌，賞你十個女花容，如若有人打死我，准你掛印稱總戎，正是和尚來叫陣，忽聽馬跑響鑾鈴，跑來幾匹對子馬，對對金鞭排幾層，幾對板子幾對棍，幾條鎖練幾條繩，劊子手就在兩邊走，魚頭刀上定紅纓，紅黑帽子高聲喊，威武二字不住聲，上打一把紅羅傘，下罩宮花轎一乘，當時來了龐國老，一直到西彩棚

話說龐文來在西彩棚坐下，吩咐龐龍龐虎，把守棚門，傳與天下好漢，要是打擂進棚掛號，二賊手這聲謹遵父命，

龐龍龐虎喊連聲，打擂之人細耳聽，要是打擂先掛號，要是奪印來報名，兩個賊子正喊叫，又聽銅鑼響連聲，頭前跑開幾匹馬，一非金鎗隨後行，金瓜銀斧朝天鐙，幾條鐵鎖幾條繩，幾對板子幾對棍，紅黑杠子兩邊行，銅鑼打得連聲響，啞啞的震耳鳴，青衣托板不住喊，威武二字聲不停，劊子手提刀兩邊走，虎頭刀上定紅纓，上打一把羅傘，罩著宮花轎一乘，轎前走開兩匹馬，王朝馬漢各西東，出府先放三聲炮，咕咚咚響連聲，你當他是那一個，來了南衙老包公，前行正走來的快，一直進了東彩棚，包公進棚落了座，王朝馬漢叫一聲，你二人站在彩棚外，告訴打擂衆英雄。王朝馬漢不怠慢，站在棚外把話明，要是打擂來掛號，掛號在去把印爭，若不掛號去打擂，想掛帥印萬不能，打死和尚要償命，若不償命定不行，不說王朝合馬漢，把話更改另表名，單說少爺呼延慶，孟強焦玉說個清，三人正然往前走，順着大街往前行，一街二巷好門面，許多買賣數不清，雜貨店靠綢緞店，銀號靠著估衣棚，萬順號靠著德隆當，福成永靠著金玉隆，鐵器鋪子玉興永，有個盤鋪合盛東，會友樓上賣茶水，有個說書的開了聲，彈弦子的一隻眼，懷抱



弦子亂撥弄，這一個

手拉檀板噙腳響，說的孔明借東風，無心觀看街上景，有座酒樓在路東，這座酒樓修的好，雕梁畫柱甚精工，廊柱上貼一副對，筆走龍蛇寫的精，上聯聞香須下馬，下聯知味把車停，橫披寫着四個字，契友聚會在中，金金大厝一邊掛，醉仙樓字亮又明，延慶就把賢弟叫，何不上去飲劉伶，三人便把酒樓上，虎目圓翻看分明，旁邊一條大棹橙，八仙桌子放當中，上邊供的財神府，有付對子是洋青，志在春秋功在漢，仁在剛強義在忠，橫匾刻着四個字，督理財源受皇封，東山牆上觀一眼條山對子掛在空，上一句

福如北海長流水，下一句

壽

比南山不老松，這邊八仙來醉酒，那邊就是牡丹亭，騎牛老子是拐杖，孫臏老祖下山峰，畫的女子眼含淚，孟姜女哭倒萬里城，有個蛤蟆三條腿，劉海戲蟾在水中，佳人才子梅嘴笑，那是張生戲鶯鶯貂蟬呂布全飲酒，巧定連環鳳儀亭，許多玩景觀不盡，酒保過來問一聲，三位爺台來吃酒，聽我從頭向你明，竹葉青來佛手綠，史國公酒纔開瓶，黃酒燒酒共老酒，白干燒酒出關東，要吃麵食樣樣有，麵筋切麵俱現成，糖餅台餅油酥餅，淡餅餅作的精，要吃美菜隨意要，山珍海味氣更清，要吃飯來咱亦有，硬米糯米熱騰騰，酒保說了這些話，喜壞少爺呼聖生，好菜要你往上送，好酒要你十幾瓶，要的堂官一列嘴，那來三個楞頭清，喝酒不喝咱不管，把話分開另表名，書中再表那一個，再說小姐盧鳳英，心中自是發急燥，坐不安來臥不寧，開口便把春桃叫，春桃那裏應一聲

小姐說，春桃，我這心中悶悶不樂，坐臥不安，真是急燥，好有甚勾當是的，你們可隨姑娘一到後花園中，遊玩散心便了，

小姐邁步下樓亭，款動金蓮任前行，頭前走的盧小姐，後跟了環七八名，花枝招展來的快，輕移蓮步進園中，慢閃秋波睜杏眼，落花桃柳一片青，春魚池內來戲水，小鳥枝上見人驚，池邊開的十樣景，對對蝴蝶飛在空中，影瑩畫的福祿壽，芍藥花開一片紅，石榴花兒纔起蕊，數朶蓮花池內擊，個個蓮葉浮水綠，千竿翠竹一色青，桃杏迎春枝葉密，芝蘭花開占魁名，花開蕊嫩色最好，花梁錦亭在居中，小姐坐在花亭上，快嘴丫環說一聲，可嘆少爺死的苦，小姐聞聽吃一驚。

小姐坐在花亭，觀花玩景，有個丫環信口說道：可嘆，咱少爺殺的好苦哇，小姐聽見，說了環，你說那個死的好苦，丫環忍藏不住，說少爺被歐子英打死了，小姐說，我怎麼不知道呢，小快嘴說，老爺老太太却不時告訴，小姐聽見打死他的兄長，他心中那裏受的，兩眼淚如雨點，好像隋線珍珠一般，叫一聲兄長，你枉爲男子丈夫了，長嘆一聲，只氣得柳眉直豎，杏眼圓翻，開口大罵，春桃說，姑娘，咱娘們全身武藝，前去打這雜種，好與少爺報仇。

小姐聞聽這句話，連把丫環叫一聲，快與姑娘去備馬。丫環聞聽不消停，小姐回上繡樓去，上下衣服全改更，頭上青絲挽，挽，紅繩扎的緊紉々，一雙金編拿在手，頭上又用手巾蒙，紅緞綉鞋忙脫下，有雙皮鞋足下登。

衆位明公不知，小姐下山之時，聖母賜與他皮靴一雙，皮靴頭上有齒子大的一個絨毯，內藏兩把鋼鈞，若是再鋒打仗的時候，就把他穿上，

紅袖大襖忙脫下，繡花羅裙一邊撿，穿上一件小夾襖，腰中繫繫帶皮挺，小姐穿衣多妥當，款動金蓮下樓亭，丫環拉過桃花馬，小姐板鞍上走龍，有心要從前門走，太太知道走不成，帶領丫環花園去，出了花園往前行，主僕來到相國寺，大罵和尙歐子英，汴梁城裏訪一訪，你姑可不是省

油燈，二郎面前來耍棒，佛爺手內逞威風，太歲頭上來動土，火神廟裏放火星，就是佛爺金翅鳥，趕上西天拔根翎，你就是個生鐵蛋，打的時時冒火星，在我手中難逃命，投胎認母去脫生，小姐大罵向前走，眼淚來在東彩棚，下了那匹桃花馬，丫環拉去馬能行，小姐這裏開言道，民女來號來表名，王朝馬漢不怠慢，急忙去稟老包公，走進彩棚雙膝跪，連把相爺口內稱，有人表名芳掛號，現在棚外候命行，包公開聽這句話，心中展轉暗叮嚀，不怕死的有多少，那裏這些小英雄，立播今天一百日，打死九十有餘名，我今與他掛了號，上播也是把命傾。

包公心中想道，今天一播，九十九日，並無和尚的對手，死了多少英雄豪傑，今日與他掛號，也是白白的送他的性命，可就不必與他掛號了。

想到這裡開言叫，叫聲王朝你是聽，不必掛號把插打，告訴那位小英雄，王朝聽說忙跪倒，連把相爺口內稱，往日俱是英雄漢，今日是個女花容，相爺聞聽這句話，心中猜疑費叮嚀，莫非他是楊家將，莫非就是楊府兵，開言就把王朝叫，領進那位女花容，王朝聽說不怠慢，領進那位女英雄，小姐雙膝忙跪倒，口中連把相爺稱，小奴表名來掛號，要和尙歐子英，包公這裡睜虎目，打量掛號人一名，他也不是楊府將，他也不是楊府兵，他也不是金花女，他也不是張排風，相爺這才開口問，甚麼村縣姓合名，你父名字對我講，弟兄幾人對我明，小姐這裏開言道，口尊相爺仔細聽，問我家住不甚遠，汴梁城裏有門庭，兩輩爺爹盧忠孝，二輩爺爺盧長清，三輩叔叔是我父包公說，盧景榮是我的老年兄。

我母本是何氏女，今年五十受誥封，一世生我姊妹兩，並無四弟共三兄，哥哥不好把書念，好學鎗刀拉硬弓，去年皇上開了考，奪了頭魁第一名，今年二十單二歲，盧振芳就是哥名，背着父

母來打播，播台以上死苦情。小奴不才來出醜，要與哥哥報冤橫，與奴快把號條寫，好打和尚歐子英。包公這裏開言道，連把姑娘一聲，你與哥哥把仇報，也須打聽一打聽，和尚足有千斤力，少林寺內頭一名，學的武藝敵他好，各樣兵器件件通，打死多少英雄漢，何況你這女花容，依我勸你回去好，不必上播去輕生，相爺這裏未住口，氣壞小姐盧鳳英，開口便把相爺叫，口尊相爺細耳聽，就是油鍋我敢下，不怕去跳大火坑，不怕就是東洋海，探探黃河幾時清，不怕就是森羅殿，闖進前去罵幾聲，不怕擺下八卦陣，打破他的陣九宮，不怕他是金翅鳥，剝下皮來下油烹，包公聞聽這些話，心中爲難打唉聲，有心叫他把播打，怕他播台活不成，若叫和尚白打死，叫我怎對盧年兄，有心不斗他姓號，這個丫頭不肯容。

包公說小姐，這播你萬萬打不得了，萬一被和尚三拳兩腳，將你打死，這不是斷絕盧門香烟，小姐聞聽此言，只氣得三尸神上跳，五靈氣飛空，火擡頂門，手指包公，大罵包公一聲奸賊，好個大膽盧鳳英，開口大罵老包公，人人說你作官好，鐵面無私似水清，看來耳聽全是假，依我看來更希鬆，明與龐文是一黨，爲何向着歐子英。

寫了號條就罷了，再要不寫號條，包黑子包黑子，管叫你同那和尚一路去了，包公聞聽此言，連一點氣也無有，暗暗說道，看你這個丫頭，若不叫他去打播台，他也是不與我干休，這也是，該他死期到了，隨手提起筆來，可就寫起來了，

包公見他把氣生，七十號條手中擎，上寫打播盧氏女，家住東京汴梁城，一世之祖盧宗孝，二世爺爺盧長清，三世就是他的父，西台御史盧景榮，與他哥哥把仇報，要打和尚歐子英，他若打死歐和尚，準備身挂元帥戎，打播要是打命喪，一雙父母莫心疼，相爺號條寫完畢，交與王朝手中

擊，領着小姐去打播，鳳英離了東彩棚，號條貼在明柱上，軍民人等看分明，小姐來在播台下，抬頭就把鳳英目睜，高搭播台一丈二，週圍盡是彩緞蒙，明柱貼着一付對，朗朗大字寫的清，拳打南山斑斕虎，脚踢北海混江龍，橫條上有四個字，蓋世英雄第一名，小姐看罷心好恨，銀牙咬破崩崩，燕子點水穿上去，輕輕落在播台中，輕啓朱唇櫻桃口，大罵和尚歐子英，出來罷呀出來罷，姑奶奶。

，打發你上枉死城，鳳英小姐破口罵，和尚只當耳邊風，罵了多時不出播，台下衆人把話明，兩邊放的花腔子，爲何不去打三聲，鼓響三聲不出播，包公知道不留情，他將和尚拉下去，立時拉進東彩棚，四十杠子將他打，提醒小姐慮鳳英，走在鼓前動了手，小輩小輩打三聲，海青就把師叫，還不出來爲何情，打死多少英雄漢，何況他是女花容，包公要是知道了，四子杠子身上扔，和尚聞聽這些話，氣得二目冒火星，整整五佛冠一頂，緊緊腰中皮帶挺，使個箭步往上闖，想起怪夢心內驚，夢中之事記得準，身掛帥印作總戎，本師誇官街上走，有個婦人把路橫，頭戴白來身穿孝，小小金蓮白布蒙，手中擎着千張紙，懷中抱着漿水瓶，口々聲聲來要命，唬得老爺吃一驚，一驚醒來是一夢，那個婦人影無蹤，打開夢書查一遍，少主吉來多主凶，和尚說聲事不好，正像這個丫頭精，歐子英說聲不好，急凌凌打了一個冷戰，今天該他惡貫滿盈，那些屈死的鬼，一齊往他背上吹噓，那陰風一撲，連打了幾個寒戰，歐子英就不肯出去了，大徒弟見他師傅不肯出去，說道，師傅，徒弟兒擒他便了，歐子英說，多加小心。

海青這裏抖精神，緊緊腰中帶一根，虎頭靴子登足下，張牙舞爪要傷人，海青心中多得意，會會佳人女奴裙，縱身跳在播台上，鼠目圓睜看佳人，一雙杏眼花含露，相襯柳眉有精神，粉面桃腮

櫻桃口，牙似碎玉排的勻，不定剝頭落了髮，將他拿住做夫人，說聲丫頭少無禮，少爺面前來把你擒，小姐聞聽這句話，腹內轉轉自沉吟。

小姐聽說大少爺，他就知道歐子英的徒弟，說我非與你們小沙彌子打搗，快叫你師傅歐子英出來受死便了，與我胞兄償命。

海青這裏把氣生，罵聲丫頭作死精，你若打死少爺命，我的師傅豈肯容，打死孩子娘必惱，能與我報冤橫，咱兩文打是武打，任憑你打那一宗，小姐說文打怎麼講，武打可是怎麼行，

海青說武打你一拳我一腳，文打誰打誰打三拳，踢誰三腳，小姐說，咱就文打罷，少不了我先打你三拳罷，海青暗道，諒你女流之輩，身小力薄，就是打一百拳，不過是彈彈癢癢的一樣，他把小姐那裏放在心上，隨即閃開衣裳，丁字步站住，連上一口氣，把肚子一挺，就像屠戶吹的死豬一般，小姐這才用目觀看，

漫閃秋波杏眼睜，打量和尚小海青，丁字步站在台上，肚子挺的緊綳々，莫說拳頭將他打，刀砍鎗扎怕不中，小姐心中生巧計，巧打和尚小海青，小姐倒退十幾步，惡虎朴食來的凶，照着肚子虛打去，離着還有二指零，這一下子未打上，引得海青笑一聲。

這一笑不好了，把連的這口氣全都鬆了，小姐看的明白，隨把描花腕用盡十分力量，照着海青肚子打去，這纔不好了，

好笑和尚小海青，中了小姐計牢籠，一笑鬆了連的氣，小姐看見喜心中，描花玉腕空中舉，照着海青下絕情，對着肚子打下去，打了一個大窟窿。

小姐揚起玉腕，對着海青和尙肚子以上一拳，只聽得撲嗤一聲，打進海青肚子裏去了，隨用手一

人把他心肝五臟全都抓將出來了，海青呀啣一聲，古咚倒在地，小姐伸手抓起一條腿來，把那一條腿用脚踏住，往兩下一分，卽劈成兩半，用手舉起，說軍民人等閃開，禿驢下去了，古咚扔在塵埃，那一位說，他手不是刀鎗，怎麼會扎了肚子裏去了，列位有所不知，那小姐兩足帶著兩把鋼鈎，手指甲又薄又尖，比刀還快，閒言不必多說，小姐又罵多時和尚還是不出來，那些衆民百姓恨不能一時把那和尚打死，說聲大姑娘呀，

台下衆民把話明，盧大姑娘口內稱，那旁也有鐘一口，爲何不去打三聲，打得鐘兒三聲響，包公知道不留情，將他拉下擂台去，六十板子不能容，小姐聞聽不怠慢，要打那口菊花鐘，打得鐘聲當郎響，惱怒和尚歐子英，虎頭戰靴登足下，緊緊腰皮帶挺，整整五佛冠一頂，打個箭步往上迎，要打鳳真盧小姐，腹內不住費叮嚀，昨晚南柯得一夢，一隻黑虎來的凶，臂膀以上咬兩口，如今還是骨頭痛，有隻彩鳳空中舞，抓了我個烏眼青，手使寶劍往下砍，那隻彩鳳飛在空中，照着黑虎往下落黑虎一去影無蹤，醒來嚇得一身汗，大料此事少吉星

和尚想到這裏，又不肯出去了，海紅說，師傅還不出去，等待何時，早晚等的包公打咱們六十杠子不成，待徒兒出去與師兄報仇使了，歐子英說，多加小心，

好個和尚小海紅，要打小姐盧鳳英，打個箭步往上闖，賊目鼠眼看花容，身穿青藍小袷襖，周圍相邊緞子縫，腰繫一條皮挺帶，頭上青絲手中蒙，一雙杏眼花含露，兩道柳眉畫的工，粉面銀牙櫻桃口一口銀牙襯嘴紅，海紅往下觀幾眼，心內古農幾古噯，只見小姐金蓮小，大約不過三寸零，一雙皮靴用釘定，靴尖以上定紅纓，繡花補服紫金帶，圍花彩繡緞洋紅，莫非他異西施女，莫非姬妃又重生，貂蟬難比此人美，八成仙女下天宮，若非俗家未落髮，一定活捉女花容，將他生

活拿住立時與他把親成，開言便把小姐叫，連把小姐叫幾聲，你若樂意將我嫁，情願留髮不修行，氣得小姐柳眉立，輕啓櫻桃一點紅，燕語鶯聲破口罵，傷天害理狗雜種，你家也有姐姐妹，七姑八姨俱現成，若嫁他們年已老，姪女外甥在年輕，姑奶奶是你祖上祖，你也不怕五雷轟，蝦蟆要吃天鵝肉，眨眨眼睛也不中，檢糞帶花臭又美，水溝泥猷混充龍，說着說着動了手，照着海紅下絕情，這小姐

仙人摘桃往上打，小海紅

白猿獻果忙來迎，這小姐

蛟龍入海來得猛

，小海紅

猛虎穿山使得精，這小姐

泰山壓頂往上打，小海紅

二郎擔山舉在空中，這小姐

金雞獨立往上闖，小海紅

霸王舉鼎打的凶，小姐心

中生巧計擂台以上現奇能，小海紅

鳳凰展翅往上撲，這小姐

白蛇出洞耍成

功

海紅使了個鳳凰展翅的架子，手往兩下著分，想要去抱小姐，小姐看出破綻使了個白

蛇出洞身段，將手一揚伸著兩個手指頭，拳着兩個手指頭，對準海紅的二目，扑吃扎進去了，手指頭往裏一鉤，將他雙目挖下，痛的咬牙一聲跑進擂台裏邊去了，再也不敢出來小姐又罵了多時，歐子英那裏裝着不會聽見，衆黎民說，盧大姑娘，他還有三角雲板呢，

衆家子民齊聲喊，盧大姑娘口內稱，三角雲板那邊有，何不上前打三聲，打得三角雲板響，再不出插不中，包公將他拿下去，開刀問斬殺妖僧，小姐這才不怠慢，打得雲板響連聲，嘴郎郎的雲板響，惱怒和尚歐子英，和尚聞聽沖沖怒，要打小姐女花容，整整五佛冠一頂，緊緊腰中帶皮挺，過步才要往外走，頭上烏鴉叫一聲和尚聽見烏鴉叫，想起幾輩石人名王聽見烏鴉叫，立時死在烏江中，呂布聽見烏鴉叫，白門樓上把名傾，蔡陽聽見烏鴉叫，臨死命魂在古城，我今聽見烏



鴉叫少王吉來多主凶，有心再若不出去，小冤家，連把小姐尊又稱

打得雲板不住聲，邁步闖在台外去

歐子英跑到小姐面前，躬身施禮，和悅悅色，說姑娘，我今天立插九十九日，姑娘讓我過這兩天，到明日我使登門叩拜，謝恩不盡，小姐用手指着罵道，我把你這個禿驢，你姑娘也不是爭你帥印，是與我兄長報仇，特來要你和尙的狗命，和尙說，打死大徒弟海青，損了二徒弟雙目，仇也算報了，小姐說，我兄乃狀元之體，你別說一個徒弟，十個八個也抵不了兄兄之命，說話未了，小姐舉拳打來，和尙急架相還，二人各要爭先，打在一處，怎見得有詩爲證，二人台上爭鬥，來往盤旋交鋒，本是一男一女，拳打足踢相迎，一個身大蠢笨，一個窈窕身輕，十指尖尖春筍，衆人看的心傾

話說小姐全不畏懼，揚拳就打，他二人各抖精神，打在一處了，

這纔是小姐舉手不留情，要打和尙歐子英，上山虎抵下山虎，雲中龍鬥霧中龍，強中遇見強中手，喪門遇着弔客星，小姐與兄把仇報，和尙擂台要表名，這小姐

泰山壓頂批面打，歐子英

呼鷺展翅

英 蛟龍出水往上迎，這小姐

金雞獨立往上挺，歐子英

霸王舉鼎分外兇，這小姐

使的精，這小姐

蘇秦背劍使的精，二人來往三十輪，不分誰輸與誰贏，

撥草尋蛇分門路，歐子英

小姐心中生巧計，假意跌在擂台，和尙一見心歡喜，上前要拿盧鳳英

和尚看見小姐跌倒，揚手去拿小姐，列位明公，這一回可就上了小姐的當了，小姐穿了一雙鐵尖靴子，靴尖上有一個酒盅大一朶紅纓，內藏兩把鋼鈎，小姐兒見和尙來到切近，一個地弓剪爬起

呼延慶打播

一五